

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湖南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云端的花瑶梯田



李华章

去淑浦龙潭山背是我的一个夙愿。车过淑水大桥，经统溪河、黄茅园，约两小时就到了龙潭古镇。这是14年抗日战争最后一战的地方，此战是“湘西会战”中打得最惨烈的一仗，也是打败日寇的胜利收官之战。70多年前的烽火硝烟已经散去。但山背梯田的泥土芬芳却愈来愈浓，香气扑鼻。



醉了，山背花瑶梯田的金秋。

魏荣光 摄

花瑶梯田，位于淑浦县龙潭镇(古称龙潭司)与山背周边地区。据老区长、镇党委谭书记介绍，山背梯田始建于先秦，发展于宋、元、明、清，历史悠久。自古以来，瑶族中的一个支系花瑶(现全国约七八千人)与汉族黎民百姓，隐藏在雪峰山北麓这片封闭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用辛勤的劳动，以智慧的创造，把一个个山包、一条条山湾、一片片山坡开垦成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弯弯曲曲的农田，坡与坡相接，丘与丘相连，由山脚至山顶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千姿百态，形成诗意的梯田，有如高明画家绘出的一幅幅国画。由此，村庄叫山背村，田名俗称“山背梯田”。又因为花瑶人首先所开垦，故又叫“花瑶梯田”。

我们站立山顶极目眺望或俯瞰，那气势磅礴，那雄奇壮丽，那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令人啧啧惊叹，叹为观止！我的一声惊赞，千山回应不绝：美——美——美啊，奇——奇——奇啊……

我自愧不是摄影家。可淑浦知名摄影家魏荣光就在我的身旁。他二十年如一日，坚守在花瑶山背梯田，一年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离开县城的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服务群众，寄住在山村里，行走于梯田中，爬坡登山，不怕风吹雨打，不怕烈日暴晒，不惧大雪封山的严寒，和禾苗一起吸收、

生长，满身粘着庄稼的草腥味儿和汗水味儿，用自己的慧眼抢抓最美的镜头，用心中的真情捕捉最佳的画面，用绚烂多彩的作品与大山对话、与瑶民对话、与心灵对话。他时而手指给我们看，前面那一坡坡层叠的梯田，从左边到右边纵横15华里；从下至上，由海拔400米上升到1400多米高，其分布之广，落差之大，在国内非常罕见。他越说越自豪。时而，他又手指远方的一个小山头，那缠绕的梯田状如一只大田螺；而那座大山上的层层梯田好似一座古塔，凌空飞升，奇妙之极，有着无穷的魅力。这是花瑶人历经千百年所创造的经典杰作。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一定会以为是艺术家的虚构。

魏荣光翻开他出版的摄影画册《中国淑浦花瑶梯田》，一边指点梯田，一边对照摄影作品。我越看越激动。眼下正值金秋时节，放眼望去，上万亩梯田的稻谷，如金带盘绕，似金龙腾飞，像金蛇狂舞，整个山背金黄遍野，山风吹拂，如海似潮，一派浓浓的山背秋韵。离几栋木楼不远处，有七八十个花瑶妇女，头戴圆圆的火红太阳帽，身穿翡翠色的衣服，脚上裹着绑腿，光彩照人，妩媚而潇洒，正在稻田中抬头拭汗，向着我们挥舞镰刀，那满脸的笑容正是她们丰收的喜悦！这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图，正洋溢出花瑶族独特的风情画。老魏告诉我

们，这是一支至今依旧保持原始生态的少数民族，比如“打尼巴订婚”“顿屁股”等婚礼习俗，新奇、圣洁、浪漫和疯狂，既淳朴又奇异……

今日龙潭、葛竹坪仍流传一首花瑶民谣：

春看碧波似明镜，
夏时翠玉绿茵茵，
秋观金塔澄澄黄，
冬雪遍地莹晶晶。

老魏翻开他拍摄的山背梯田春景之作，那一幅幅翠绿的田园，堆绿叠翠，一丘丘水田，似一面面银色的镜子，绿绿的秧苗沐浴着春风春雨，绿意盎然，生机蓬勃。尤其是花瑶人民在梯田犁田耙田时，传来犁耙水响的声音，宛如一支支大地迎春的交响曲，瑶山春韵回荡在山背云天，别具风情，如诗如画。我们站在春天的山背，可尽享视觉艺术的盛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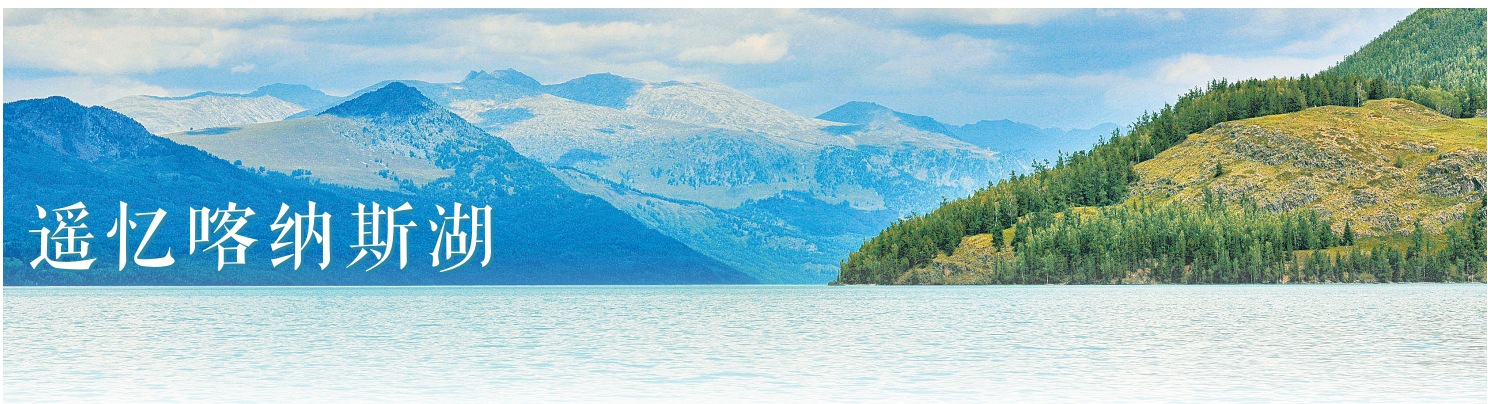
冬天的花瑶梯田，那山舞银蛇，苍龙横空，那白雪皑皑，银光闪闪，那环环白玉直砌云端，真是壮观至极，这是千百年来花瑶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带给人以艺术的魅力与心灵的震撼！

翻过一匹山坡，山道弯弯，坎坷不平。可是老魏兴致勃勃，连说那边有一块神奇的“变形石”。我们从背后观看，呈现大象、类人猿和眼镜蛇的头型；从左侧观看，像一只鸟头在张望等多种动物之形，的确罕见。谭书记老到地说：三分形似，七分想象，越看越像。可也有美中不足，所在的地势更显眼一些就好了。但这的确是老魏近两年踏遍山背的奇台角的新发现，在他的心目中，是绝不错过不寻常的精彩。

阳光灿烂，走在温暖的山背花瑶梯田上，常常伴有清清山泉在小溪沟流淌，潺潺淙淙，叮叮咚咚，真正应验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这句老话。在山背还可添加一句：水有多高，梯田就有多高。山高水长的天然条件，既自流灌溉层层梯田，又装扮梯田之秀美，山因水而生动、而妩媚。

车过葛竹坪山背村与邻村交界处的公路旁边，望群山环抱，听泉水叮咚，环境十分优美，梯田风光迷人。老魏叫停车，带我们去闻一块“香地”的神奇味道。他说，这块土地竟散发出奇特的香味来，一年四季如此。我们驻足深呼吸一下，果真闻到一股香味；但走出100多米，香味随即消失。究竟是怎么产生香味的呢？当地百姓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从岩石中发出的；有的说是泥土里散发出来的，等等。据有关专家分析，这种香味可能是岩石或泥土中放射出的一种微量元素，也可能与这种微量元素受气候、温度影响有关……山背花瑶梯田中的这块“香地”，正等待人们前去揭开谜底，而成为让世界惊叹的神奇嗅觉景观。

花瑶梯田，是人类最伟大的古老工程之一，足可与世界知名景点哈尼(云南元阳)梯田相媲美。花瑶，是一个洋溢诗情画意的民族；云端上的花瑶梯田，则是展示在淑浦人民、中华炎黄子孙面前的一幅雄奇壮丽秀美的画卷！



向宏恩

日居月诸，回湘工作已二十余年，每当忆起曾奋斗十年的新疆，尚留在脑海里大多是一些记忆的碎片。在那遥远的地方，唯有喀纳斯湖裹着人与自然的大美印刻在心底之上。

二十余年前的一个清晨，车从布尔津县城出发，公路沿布尔津河逆流而上，穿行在沉沉雾霭之中，偶尔听到河里的涛声回荡在峡谷里，如洪钟大吕；时而彩色的山坡映入眼帘。

喀纳斯湖就这样平静地展现在眼前。说她静，是因为她深藏在阿尔泰山重峦叠嶂的高山峡谷之中；说她静，是因为她安详在遥远的北国边境线上；说她静，还因为她由现代冰川溶化堰塞而成冷艳其身。

渐渐入秋，喀纳斯湖已是纯金时节。天高云淡，碧空如洗，层林尽染，满目流金。深绿的山坡透出一片黄枝红叶相间，青山白雪相连的色块，湖畔的白桦、红松、冷杉等树呈现金黄、橙红、黛绿交融的色彩，烘托着山顶耀眼的银光，投射在翡翠般的喀纳斯湖面，光彩夺目，令人沉醉。喀纳斯的蒙古语意为：“美丽富饶，神秘莫测”。

刚坐上皮艇时我们三人还很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荡舟在喀纳斯湖上。湖面近处只见粼粼波光，但放眼望去，湖面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可当皮艇开到湖面时才发现，越往湖中间风浪就越大。皮艇此时就像一片树叶，被风浪随意拍打，随时都有可能被掀翻。波浪短促而高大，愈是往湖心，愈加变成了凶猛的波涛，皮艇左右颤动摇摆着，被风浪肆意蹂躏。

登上六道湾码头，见湖边有枯木漂于水上，一排排沿湖岸排过去，形成一道长堤。便问我的学生吐古曼，她说，这叫千米枯木长堤。按说，洪水涨时，枯木会漂向下游，但多少年来，那些枯木却奇怪地浮动逆流而上，长长地横列在喀纳斯湖的最上游六道湾。有好事者，把枯木扔到下游五湾里，那枯木还是执著逆流而上，回到上游六道湾老地方，与枯木长堤连为一体。

每当洪水季节，河水将上游大量的枯木携带漂入湖口，后因强劲的谷风，在遇到喀纳斯湖南面巨大山体后，风力变向，将漂入湖中的浮木推动着逆流长漂，日积月累逐渐在湖口汇聚堆叠成一条两百余米宽，两千余米长枯木纵横交错“千米枯木长堤”这一奇特自然景观，这些枯木随着水的涨落而浮动。

我说，大自然的神诡，总是超出人类的想象，吐古曼附和道，那是。

远眺阿尔泰山脉的主峰友谊峰，她高昂起头颅，身着银色的素装，亘古凝视着我们，是她绵绵不绝地为喀纳斯湖输送着生命的血液。

雨下起来了。在雨水的洗刷中，我们向一个山顶攀去。当我们清晰地看到“一览亭”几个字眼时，海拔两千余米的山顶已蜕去云遮雾罩。看看表已是十点多，此时，一轮斜挂着的朝阳从如洗的晴空露出笑脸，远近雪峰，在朝阳的反射下闪出红光。脚下的白色云海，浪涛般随风翻滚，时而露出一块如镜湖面，时而露一片绿色的林海。那迎面而来的彩云，带着太阳反射而来的霞光，千姿百态，变幻无穷，让人目不暇接。

渐渐地，太阳升高。遥望西岸的山谷，奇异的景观吸住了我们的眼球。太阳照射在山谷的云雾，蒸腾中，一个半圆形的巨大彩色光环，七色具备，鲜艳夺目。随着约二十分钟奇观的消失，我们的目光又回到吐古曼的身上。她说，这叫“云海佛光”，是喀纳斯湖的独特景观。

刚到一览亭时，见湖水呈墨绿色，太阳的照射下，湖水又变成了乳白色，仅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吐古曼介绍说，喀纳斯又一特点，称“变色湖”。湖水随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

从每年的五月，冰雪消融，湖水幽暗，呈青灰色；到了六月，湖水随四周的植被泛绿，呈浅绿或碧蓝色；七月以后洪水携来友谊峰喀纳斯现代冰川刨蚀的冰碛物大量含于其间的花岗岩粉末冲入湖中，湖水呈乳白色；八月湖水受降雨影响，呈墨绿色；九、十月，湖水补给明显减少，周围的坡上的植被色彩斑斓，一池翡翠耀眼夺目。

同一季节的不同天气，站在湖的不同角度去观赏喀纳斯湖，特殊的水质与山色折射而生出迥异的色彩。喀纳斯湖被群山环抱，在高原蓝天白云的大背景下，湖水、阳光和云层的映射，山色反射在湖中，一日之中色泽变换。

喀纳斯水怪，我通过不同渠道早有所闻，到了喀纳斯湖的最佳观测点，我们却没能亲眼目睹。吐古曼却以一个专业工作者的身份，娓娓道来。

据当地图瓦人民间传说，喀纳斯湖中有巨大的怪兽，能喷雾行云，常常吞食湖岸边的牛羊马匹。这种传说，自古及今绵延不绝。有游客和科考队员从“一览亭”亲眼观察到巨型动物成群结队，掀波作浪，形成一个长达数十米的

黑色物体在湖中慢游，一时间把“水怪”传得沸沸扬扬，神乎其神，为美丽的喀纳斯湖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喀纳斯湖的神秘大概和水怪的传说相关。据一些专家的考察推断，所谓“水怪”其实是那些喜欢成群结队的大红鱼(哲罗鲑)。这是一种生长在深冷湖水中的“长寿鱼”，其最长寿命可达两百岁，体长可达二至三米，体重达几百公斤，因鱼体成淡红色而被俗称“大红鱼”。其为性情凶猛的食肉性鱼类。一九八四年曾捕到一条重达三百六十五斤的大红鱼，剖开腹肌后，腹腔内发现了两只被吞食的整体野鸭。

对于这种说法，当地图瓦人并不相信。在他们的传说中水怪能吃掉整头牛，但水怪长什么样，谁也说不清楚。他们的前辈还有过几次捕捉水怪的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图瓦人既不在湖里捕鱼，也不在湖边放牧。

各种争论没能形成一种科学结论。水怪给喀纳斯湖留下了一个尚未解开的谜。

暮色苍茫，吐别克村的轮廓就展现在我们眼前。它坐落在喀纳斯湖西岸四道湾处的一处开阔的林间空地上。地势平坦，草木茂盛，七八栋圆木垒成的尖顶木房，稀疏地撒落在桦树和冷杉之间。这里的图瓦人远离喧嚣，与大山为伴，以湖水为伍，与林木花草共度春夏秋冬，过着极为自然而恬静的生活。

暮色中，图瓦村里那些带有尖顶、颇具瑞士风格的小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图瓦人又进入他们劳作一天后的平静夜生活。小屋旁边的冷杉三三两两地散布着，高大而笔直，白桦树一棵一棵散落在冷杉之间，树干雪白，蓬勃的树冠，似一把把大伞，撑出一团团暮云。

马蹄发出清脆的声响，回荡在四周山林寂静的谷地间，惊动了几只小狗叫着奔向我们。

吐古曼及两位图瓦姑娘带着我们走进了一栋小木屋。温暖的小木屋里，女人在做饭，男人在炖肉，油灯在炉火的闪动下，显得并不昏暗。清炖羊肉冒着热气，烤馕以及一些图瓦人的特色菜肴摆满木桌。吃着手抓肉，嚼着烤馕，喝着马奶酒。方知木屋的主人叫托乎达大叔。他有四个儿女，今天骑马接我们的是老大和老二。

喝了杯马奶酒我便觉得有些晕乎。托乎达大叔也有了酒意，吹起了图瓦人独特的乐器三孔“苏尔”。在托乎达吹奏“苏尔”的氤氲中，吐古曼与托乎达的女儿和四个女儿便翩翩起舞，也拉我们舞起来……

汉诗新韵

石鼓书院的月光 (外一首)

陈学阳

书院打坐江畔，月光在院内漫寻古籍。有鼓声自花岗岩中隐隐传来鼓的一面，屏蔽市井喧嚣另一面，唤醒湘文明

我们循着鼓声与月光一起寻找高度和深度寻找诗与远方，以及七个去而不归的古贤

衡州城北，青草桥下有捣衣女子，捞月渔翁亦有醉陶陶的诗句从来雁塔尖涌来邀人雅集：朱陵洞内

衡山邨侯书院

峰隐烟霞，楼藏林中端居室
山腰无所不囊的书架
三万轴古籍
秘藏着千余年前的对话
方圆动静，得誉奇童
四次辅佐，四次转身
功抛世外，心归山林
院门不谢月光与澄岚
不辞钟与梵呗
只关浮世苍凉

人流如潮。书院吞进一拨又吐出一拨
世间陡然安静下来
就像落叶
终于放低飞翔的身姿
在邨侯铜像前
肃立，怀想
依稀看见唐朝烟云
与笑声中的刀俎
遂明白天下
乃是别人恣意纵横的球场

烽火塘田 ——为塘田战时讲学院而作

周琼 苏慧

一曲巨浪打豪情，
那日潇湘大地赤潮涌。
凶凶铁蹄肆意横行。
炎黄子孙浩气卫国热血盈，
心连心，
惊天动地向前冲，
驱赶鬼子力量无穷。
哎哟哟嗷哟，
塘田牵手驱云雾，
历史天空彩虹虹。

一轮红日升芙蓉，
今日碧波荡漾露笑容。
淙淙泉水心绽放，
如同甘露醉百姓生活中
手挽手，
老街青石响叮咚，
小溪温柔又从容。
哎哟哟嗷哟，
花园田上笑声浓，
卫家卫国最光荣。



湘韵

小隐隐于野 大隐隐于市 ——陶渊明与周敦颐之比较

广大

“进则朝廷庙堂，退则江湖山野”，自古，仕与隐，人世与出世成为世人尤其是文人学士难以抉择的选项。有人赞赏东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园；有人赞赏周敦颐仕而不隐。但我认为，陶渊明也好，周敦颐也罢，均是隐士。

只是前者之隐，其实是小隐；而后者，堪称大隐。陶渊明并非没有“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大志，早年他也曾几度出仕。无奈宦海深深深几许，即便他有“四十无闻，斯不足畏”之凌云壮志，即便心中有经世伟略之才，官场上“心为形役”之苦屡屢萦怀不去。于是他决然离去，从此种南山，采菊东篱，开田园诗歌之山，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照此，陶渊明理应摘得“大隐”之冠，为何笔者认为其不过是小隐？原因无外乎三点：首先，如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一开始就择心田园，远离尘嚣，与世无争，本也无可厚非，亦符合古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信条。却又为营生，被迫出仕，历经一番宦海浮沉，再中道易轍，回归田园，未免有消极避世之嫌。其次，“学而优则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十年寒窗，满腹经纶，姑且不说为国运筹帷幄，建言献策亦是基本担当。更何况，东晋时期，社会黑暗腐朽，如若人人均如其一般归隐田园，那么黑暗腐朽必将潜滋暗长，个人的独善其身又怎能成全？再者，隐于野，就真能超然世外了吗？君不见隐居后，陶渊明依旧屡屡被慕名拜访，心境又如何能完全沉静？

而周敦颐则不同。他身处闹市，至诚至静，但又无碍于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风光霁月，无碍于他文以载道，施福于民。一方面，他认可陶渊明菊之爱的隐逸之风，但另一方面他并未盲从艳羡，而是在托莲花言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君子志趣的同时，不避世，敢于担当。明知直言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可能会招致祸患，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倡导提倡认识天下之势，主张新政变革。在水深火热的官场中，他不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却也不知难而退，而是怀揣着“兼济天下”的赤诚，为民奔命。也许每日案牍劳形，公务缠身，但“人间有味是清欢”，在洞察黑暗之余，能不与其为伍，反而敢反抗，又何尝不是心境的修德，是世外之超脱？更何况隐与仕从来不是非此即彼，“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一元论。“心远地自偏”，只要心境淡泊，何处不是隐居地？

入乎内而钩沉历史，出乎外而映照现实。当今社会，汲汲名利者，众生相也；厌世归隐者，有之。余以为，追名逐利也罢，厌世归隐也好，均非人之常情。但无论何时，守住心灵的净土都是幸福处世的根基。如若未能像陶渊明一样小隐隐于野，不如效仿周敦颐，随时保持一颗“兼济天下”之心，同时，开垦一方心灵净土，让自己的灵魂随处可栖。